

# 睡客厅的外婆

外婆喜欢睡客厅。仅能容许一人伸直舒展身体,翻个身都要小心翼翼的沙发,就这样被外婆霸占着。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沙发上的棉絮被外婆拾掇拾掇,便成了常人家待客的普通沙发。客人走后,又该棉絮登场。外婆在沙发上的家一安就是两年。家里三间卧室被搁置,成了摆设。女儿们怎么劝也无用,最后竟也妥协了。“老人家喜欢就随她吧!”近一百平米的小区房,只有客厅和厨房是稍微有点人息的地方。这样的大房子,对于向来独自生活的外婆来说,就像突然砸在眼前的财富,她只拿自己该拿的和拿得动的,至于剩下的,她不渴望也不奢求。

主卧室的床很大,起码能容下四个人,红木的地板和同样红木的梳妆台,半圆形的白瓷落地窗外除了楼房还是楼房。什么也不缺的电梯房对于外婆来说和村里的土瓦房没两样。

外婆是和偏瘫的外公一起搬进新居的,多年来倔强的不愿搬进城里的外婆,在外公突然倒下后变得和气了,听从了女儿们的安排。城里交通方便,设施齐全,即便有突发状况,也好有人照应。我想外婆心里肯定是比谁都清楚的。想当初救护车拼了命地挣扎鸣叫也开不进村里,从农村老家到市中心医院整整花了将近两个小时。一路的颠簸也让可怜的外公吃了不少苦。

主卧室是外公外婆的,外公在床上躺就是五年,准确的说是差一个月到五年。最开始的时候,外公还是有点意思的,尽管常说一些任何人都不懂的胡话,但还是有喜怒哀乐乐的。后来连基本的情绪都没了,习惯性的傻笑,看到这样子的外公,外婆经常悄悄的抹眼泪,外公 1.75 米的大个子,而外婆 1.49 米,很难想象她是怎么每天将一个半瘫的比自己高大半个头的男人从卧室扶到客厅的。女儿们都嫁为人妇,平日里也是操持一个家,看着外婆整日操劳这过了期的爱情心里难免心疼,说请一个特护吧。外婆却坚决自己亲自来,她担心别人照顾得不仔细,外公受苦了连疼都是不会说的。这些年,客厅沙发边上的藤椅连着换了好几把,而搀扶外公的始终是外婆一人。

时间稍微久一点,外公身体的好多器官因久卧病榻而年久失修,都在向他抗议。常贴在床板的皮肤开始恶化;吃下去的食物郁积体内;一半的身体肌肉开始萎缩,骨瘦如柴。高一暑假的时候去外婆家玩,晚上和外公外婆合睡在大床上。一整个夜里,被刺眼的光扎醒,被杂声惊醒,迷迷糊糊,睡醒睡醒,折腾到天亮。外婆就是这样照顾外公的。

2012 年冬天,外公走了,他走的时候依然带着红润的面色。这些年,生活带给外公所有的刁难都被外婆一人揽了。当外公喘着粗气,生命体征一点点消逝的时候,唯一缺席的就是外婆,我们没敢让她看到外公遭罪的模样。

外公走后,外婆再也没有去过卧室。现在,每次寒暑假我都会回外婆家陪她,难得回家的我会央求外婆和我合睡在那张大床上,心软的外婆从来都是应允的。抱着她的棉絮推开尘封已久的卧室门,像隔了一整个世纪。睡不着的时候,外婆总喜欢讲她年轻岁月里的故事,怎样和无父无母的外公相识,怎样有了四个女儿,怎样把茅草房变成石瓦房,怎样攒钱包塘,种地插秧,怎样田间耕耘,静待冬雪春雨,春华秋实……

从一个人到两个人,从两个人到一堆人,从一堆人到一个人。外婆的故事让我觉得原来她也这么真实的年轻过。

(麻醉学系 邓世芸)



## 高低

经常听到周围有人赞叹:郭某某是个成功的作家。我又不由得想,究竟人们对于成功作家这一定义是怎么来的?我们都知 道,对于一个喜好写文章的人来说,读者对其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很多时候,我们衡量一个搞写作的人在这方面的成就高低,往往是取决于他的作品受大众的喜爱程度,故有洛阳纸贵,争相传诵之类的词语定义一本作品的水准。

我对此不抱任何看法,我仅有的一点小意见是:相声这门艺术在中国大多数人都能听得懂,而且乐意花钱去听,但是表演天鹅湖的剧院门口经常门可罗雀。但你不能就此断定,相声这门艺术要比天鹅湖这种艺术成就高。当然,我也没说低。但是,在我长大的四川,喜欢流行歌曲的人数大大超过喜欢川剧的人。我没资格谈老一辈人的喜好,只是基于对我这一代人的了解,得此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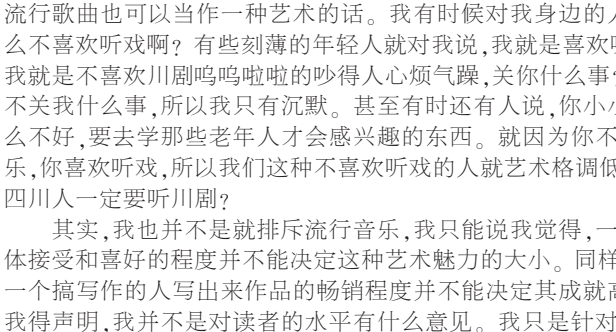
在我看来,觉得川剧在艺术魅力上能把流行歌曲绝对秒杀——如果流行歌曲也可以当作一种艺术的话。我有时候对我身边的人说,你们怎么不喜欢听戏啊?有些刻薄的年轻人就对我说,我就是喜欢听流行歌曲,我就是不喜欢川剧呜呜啦啦的吵得人心烦气躁,关你什么事?的确,这并不关我什么事,所以我只有沉默。甚至有时还有人说,你小小年纪,学什么不好,要去学那些老年人才会感兴趣的东西。就因为你不喜欢流行音乐,你喜欢听戏,所以我们这种不喜欢听戏的人就艺术格调低下?谁规定四川人一定要听川剧?

其实,我也并不是就排斥流行音乐,我只能说我觉得,一种艺术被群体接受和喜好的程度并不能决定这种艺术魅力的大小。同样,在我看来,一个搞写作的人写出来作品的畅销程度并不能决定其成就高低,在此,我得声明,我并不是对读者的水平有什么意见。我只是针对我身边某一部分人的某一部分言论提供一点自己的意见,对于他们那种畅销书就是好书,网络上面排行榜前几的书都是好书,出了名的作家写的书就是好书之类的认知,我实在是不敢苟同。

可能有人看到这里就会说了,你看人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当时一出版不也引起轰动了么?难道你要说歌德的书写得不好么?在这里,我要说了,读者的爱好程度的确是一个作家优秀与否的重要指标,却并不是唯一重要的指标。我们并不否认会有很多深受大家喜欢的作品是值得传诵之作,但并不是每一本受到大家追捧的书都是好书。就像我一直固执的认为郭敬明并不能算是一个好作家却堪称一名成功商人一样,尽管他的作品会受到很多人的追捧,但他一辈子也不可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如果他不变文风的话)。要知道,在我们年轻人中读莫言的人寥寥无几,甚至连喜欢郭敬明十分之一的人都没有,可是,别人就是一名正经经的作家,而且是一名好作家!

记得去年出去玩,偶遇一名川剧大师,谈到川剧当前的窘困局面,老人感叹了一句:不听川剧的都不是地道的四川人啊!可是,面对那样一位老人,我竟说不出口——那些人啊,心里想的是,做地道的四川人又有什么用呢?

(医学影像学系 马尘)



## 随心随性随我

很早以前,我害怕一个人待着,感觉自己好像融入不了这个偌大的世界。一个人站在来往的人群中彷徨着,然后又默然止步,回首张望,看到的只是周围移动着的景象。一幕幕如一拂即逝的幻境,抓不住,捕不到。因为我只是一个人,仅仅只我一人罢了。

雾里雾外,镜里镜外,雾中花或是镜中月,慢步而来,好似夜空下闪烁的星火,那般的不真切。幻化之下,这片美好的西林,底蕴莫测的江河,横野千载



很早以前,我害怕一个人待着,感觉自己好像融入不了这个偌大的世界。一个人站在来往的人群中彷徨着,然后又默然止步,回首张望,看到的只是周围移动着的景象。一幕幕如一拂即逝的幻境,抓不住,捕不到。因为我只是一个人,仅仅只我一人罢了。

雾里雾外,镜里镜外,雾中花或是镜中月,慢步而来,好似夜空下闪烁的星火,那般的不真切。幻化之下,这片美好的西林,底蕴莫测的江河,横野千载

全无睡意的午后,执笔静坐。夏风徐徐吹起,吹闭了了门户,洗净的衬衫,挂在窗口,轻轻飘开。它不久便会风干,全部淋漓的水分会消失殆尽,不见踪迹,如同所有的消失,都只是淡淡,化开化开。

“知道吗,那个叫田的女孩子结婚了,”于是,在这个有些聒噪的午后朋友告诉了我这么一个事实。其实有些无法用语言形容此刻我的感受,只是募地脑海中闪现出童稚无



## 隔岸火

小小的庭院,我们拍照时,做着小孩子觉得很得意很是神圣的事情。于是,田抱着树干,被我拍下,衬衫上的花朵开得鲜美;我站在屋檐的阴影里,表情单一的笑,被田留在胶片。因为是自由拍照,整个下午都充满了满足和欢笑。六月的天,空空荡荡的晴,小女孩们躲在小小的庭院,妄想偷走时光的果实。

然后,就忘记了么。只记得照片,照片呢,又散失在何处?一直以来,我都不认为自己会打理用物。那些旧物,或许,躲藏在储物箱的底层,安然霉变;或许,夹在哪一本遗失的相簿,永久告别。所以每次我总会刻意记起,表示记忆在渴望另一种相会。然而,终究我是知道的,宿命一样的安排,只是不经意的一瞬间,便会消失殆尽。田,可爱的女孩子,你还会留长发吗?你都忘了吧?那些大概已被忽略不计的真实,或许早已不曾记得,更不必怀念,而却被我深沉地想念了,曾经天真在一种笑容里的伙伴,是否值得?

我不愿去想去年我们的见面是有多尴尬,多无措,我几乎是逃也似的和她说再见,时髦的服饰,夸张的发色,吞云吐雾看似很牛逼的姿势,她分明是越来越漂亮了,可真

不朽,它上面的灰尘一定会很厚。”非常喜欢的一句话。爱情似乎从没有长久的圣洁过,你要不朽,那不如亲手毁掉。

有人说,日本不愿意结婚,在三年的恋爱后终于嫁掉。其实,结婚对于她来说不过是多费些事,已经同居很久,不结婚也是夫妻。男人家里本想不举办婚礼,女孩不能接受。那是女人一生中珍视的时刻,怎么可以潦草呢?

听他们的婚姻,觉得是勉强起来的幸福。也许,只是我一个外人的看法,也许,他们真切幸福。

多年前,菲和窦唯合作一曲《誓言》,她唱:

那一刻 我发现 我有天 经过你的身边 找不到你的视线 视线 细如棉线的吗 无力如此 我只是望你们隔岸的火 是我想睡了 受不起打扰 时间比你重要

菲的歌,喜欢的名字,喜欢的调子和词,她又又要结婚了,和我不喜欢的那个男人吗?谁知道呢?只要是她喜欢,一个在我世界,只是歌声的女子。一如喜欢转花裙子的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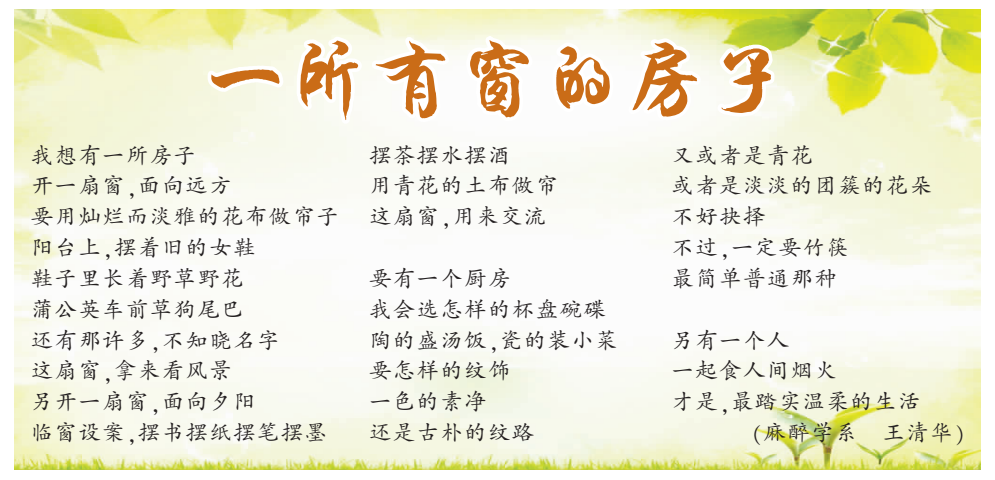


## 北湖

(副刊)

海

摄影/虎 微



## 一所有窗的房子

我想有一所房子  
开一扇窗,面向远方  
要用灿烂而淡雅的花布做帘子  
阳台上,摆着旧的女鞋  
鞋子里长着野草野花  
蒲公英车前草狗尾巴  
还有那许多,不知晓名字  
这扇窗,拿来看风景  
另开一扇窗,面向夕阳  
临窗设案,摆书摆纸摆笔摆墨

摆茶摆水摆酒  
用青花土布做帘  
这扇窗,用来交流  
要有一个厨房  
我会选怎样的杯盘碗碟  
陶的盛汤饭,瓷的装小菜  
要怎样的纹饰  
一色的素净  
还是古朴的纹路

又或者是青花  
或者是淡淡的团簇的花朵  
不好抉择  
不过,一定要竹篾  
最簡單普通那种

另有一个  
一起煮人间烟火  
才是,最踏实温柔的生活

(麻醉学系 王清华)

的星空,都是我所喜欢的。或许你我的生活都一点一滴的变化着,但这又何妨呢?这一切都无关过往,只因我喜欢。

我喜欢在蒙蒙细雨时漫步于古城小巷间。雨点正好不太大,晕染着现代的古典风味,点点滴滴的落下来,落在砖瓦上,落在青石板地上,落在衣衫上。最爱的仍是它慢慢洒开来的样子,那种潮湿总是让人不禁想起戴望舒在《雨巷》里逢着的那个有着丁香般幽怨的姑娘,那眸子一定是生动可人的吧。

的确,喜欢简约格调的人并不在少数,我也如此。总期盼着所有的事情都能变得简简单单,总希望我们可以单纯处事,单纯做事,单纯待人,毫不虚伪,毫不做作,安然自怡。曾听我人生中的某人说,这个时代的我们喝了太多鸡汤,见了太少世面,谈了太多理想,设定了太多我们自己一生都无法比及的高度,掉了太多眼泪,挤了太多媚眼。

我们常常会把手放在胸口上去鄙视那些将手插在裤兜里的人;我们把文章写的足够长,甚至于没有最后一行,永不见尾。如此种种,便可视之为辽阔;如此种种,便可称之为渊博。但在我的世界里,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多往那更接近光明的地方探索看才是我所向往的辽阔与渊博。其实生活很简单,就是去迎接下一秒的未知。

我喜欢《诗经》,蕴藏于其中的那条文化运河,已经流淌了两千多年了。在充斥着欲望与高音喇叭

切地是缺少了什么。我只记得曾经我们是那样的无话不谈,关于新家,关于梦想。

如今田结婚了呢,突然想起前几天漫步街头的下午,经过装潢华丽的婚纱店,橱窗里展示着圣洁的衣裳,里边隐约晃动着的人影,是梳妆的新娘。落地窗晶亮,幸福的粉红色味道弥漫四周。我想停下脚步,仔细而安静的观望,却终于没有,是因为胆怯吗?记得田很久以前对我说过,她不

喜欢太完美的结局,她怕,幸福的火,会灼伤了她。我不懂她,过早成熟了她,自己终究是一个天真幻想、痴情一心的小女孩,素面朝天,不施铅华。而今,仅仅是这么经过,却只用余光,就已洞见那隔岸的烈火漫天,照亮夜空荒芜。我是赤脚站立,在对岸的星空。很远的时候,醉心那一袭衣裳,,给自己的玩偶娃娃穿上,也会很快乐。毕竟是远了,很多事情,会蒙灰。像张楚唱的:“我想着我们的爱情,它

爱情似乎从没有长久的圣洁过,你要不朽,那不如亲手毁掉。

有人说,日本不愿意结婚,在三年的恋爱后终于嫁掉。其实,结婚对于她来说不过是多费些事,已经同居很久,不结婚也是夫妻。男人家里本想不举办婚礼,女孩不能接受。那是女人一生中珍视的时刻,怎么可以潦草呢?

听他们的婚姻,觉得是勉强起来的幸福。也许,只是我一个外人的看法,也许,他们真切幸福。

多年前,菲和窦唯合作一曲《誓言》,她唱:

那一刻 我发现 我有天 经过你的身边 找不到你的视线 视线 细如棉线的吗 无力如此 我只是望你们隔岸的火 是我想睡了 受不起打扰 时间比你重要

菲的歌,喜欢的名字,喜欢的调子和词,她又又要结婚了,和我不喜欢的那个男人吗?谁知道呢?只要是她喜欢,一个在我世界,只是歌声的女子。一如喜欢转花裙子的田。

(李畅)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闲暇之余,总爱携三两好友,涉水爬山。抛却喧嚣的车水马龙,寻觅一份涤荡灵魂的宁静。

国庆黄金周时节,早已不再封步于寝室之中,哪里还有无聊的心情说着无聊的琐事。每一次的旅行,很规矩的买票,西山之行,打算体验不一样的乐趣——逃票入山。

没有相同志向的好友怎么会有登山之乐趣,从西华师范大学入山,因而好友必然是西华人。三两好友相聚,说不完的家常,都市浮躁的心情在只言片语中沉淀。沿着从阳光大道到羊肠小道,雾很大,一片朦胧,只缘身在此山中。生了青苔的石板路,杂草丛生,不知名的藤蔓在十月中没有油油的枝条,枯枝却不显得凄凉。走过下一个路口,犹如美女肌肤水嫩的刚从土里冒出的生菜,看的我心生惬意。或许来自乡村的我,无奈在城市里迷茫,在异地置身于农村的气息里,寻回快要遗失的美好一朴素,纯真。

走过一道石门,翠竹映入我的眼眸里,我知道,我们到了“景区”。我不情愿用“景区”称呼,那两个字眼充满着商业化气息,我不愿意,城市里唯一仅存的净土,多少烦躁的心灵逃避于此,寻求一份心灵的安慰。山中的道路曲折折,毛竹亭亭玉立,他们是山的守护神,都市的逃离者。恐怕在都市里,很难找到他们的身影。或许在都市里,连你们也会感到水土不服。

走走停停,转转折折,到了山顶。怀着虔诚的心,上香礼佛。古刹清音,香烟缭绕,在佛的面前,我前世今生的罪孽都想一洗而空。栖乐寺香火旺盛,慧炬常明。登山礼佛的人很多,而在此山腰有仙幻色彩的“栖霞洞”,诗字双绝的黄辉手迹“飞仙洞”,摩崖石刻、紫霞露亭。一团宝灵光气汇聚山顶,实乃果州净土。倘若在石桌上品茗听风雨,妙趣横生。群山之冠的寺内还有一泉眼,常年清澈盈满,天旱不涸,定是“栖乐灵池”,据说此泉眼还有预测绸都之干旱洪涝的功效。

离开红墙绿瓦,飞檐翘阁。走在栖乐寨门口和栖乐寺之间的石板阶梯上,同行好友一起到了寨子门前的石板凳上坐下歇息。心生奇想,我从寨门跑上栖乐寺,紧接着跑步下栖乐寺。途中,遇到一位老者,在我的上山与下山之间相视一笑,或许他会明白我的迅速上下山的原因。和他们会合以后,我的脚好像已经不是我的了。两百六十七梯,我告诉他们,淡然一笑,是他们给的回应。两百多梯,这或许是对礼佛人的考验,没有三拜九叩,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见证世人的虔诚。

拜别灵山,在蜿蜒的山道上走走停停,我的脚一直打颤。在山道上,清风徐徐,日暮西沉。霞辉为山中秋色装裱,我们都是活动的水墨画。夹道的树林里,三三两两的不知名的鸟儿,欢呼雀跃,或许它们一天的忙碌生活结束了,它们的鸣叫声,虽不曾有空谷回响的音效,却不缺乏鸟鸣山更幽。在山道的一平缓处,有一长长的走廊,走廊中的大石头是雕刻着绸都的文化,或许读党认识的,感受不认识的象形字体,我不再是异乡客,此山早已与我神交已久,或许这一次的游玩,我才真正回到了故乡。

哪怕腿腿酸痛,疲惫却不属于我。走出迷雾小道,眼前是一座宝塔形式的开汉楼。楼高三十米,共计六层,汉代风格。楼前雕塑着当年舍生班超,义救刘邦的威武将军——纪信。广场上青石地板,青石栏杆。我想当年刘邦不仅仅是为了感谢纪大将军,更多的也许是要让他的英魂看到胜利,哪怕是阴魂也要保卫家乡。

楼阁中,陈列着各类字画玉石。三国文化的味道充溢其中,没有硝烟,有的只是祥和。若要使果城风貌尽收眼底,开汉楼或许是最好的去处。站在楼顶,享受日落西沉,看满山丛林,长桥卧波,飞鸟归巢,听,风吹过以后,树叶婆娑。倘若可以,我愿长居于此,不愿离去。

天黑了,我们走下山。我的灵山,或许下一次我再回来走完你的另一部分,马鞍山、火火山、万卷楼等等。吹着西河的风,在山底感受山水交辉相印的秀色之美。

都市的发展太快,希望下一次的到来,你依旧完美无缺,果州的灵气再冰冷的钢筋水泥里不能寄存,它只能待在西山。当我再次蒙上尘世的污垢以后,我会回来,回来安放我的灵魂。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遗失你给我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学通社:周成彬 罗瑶瑶 刘馨宇)

伴随骤冷的天气,透着微微寒意的秋暮冬初,走在林荫小道上,已经没有了绿荫的底佑,拥有的只是秋风扫落叶的景致,低着头默默地看着片片枫叶,也许没有加拿大的壮观,但是它们落叶归根,找回了生命的真谛。这番景象是我今天捕捉到的,而且是在和好朋友畅谈完之后,我们席地而坐,在风中交心的聊天,表达作为心中的那份情愫。一直以来自己是会生活,懂得生活的人,不经意间才领悟我已经错过了人生太多的风景,如果不是今天的偶然,或许我又将错过那一席红枫。

当我听闻同学的同学身患白血病生命垂危,当我看了《岁月神偷》感动得一塌糊涂,相似的情节,死亡原来就离我这么近。于是感慨万千,给妈妈打电话,不知不觉和妈妈聊了一个多小时。就是这样一契机下,我把一些平时不会说的话都告诉了妈妈,我说自己不够优秀,不够努力,我的心里有负罪感,我心疼他们为我的付出,由于说到痛处情绪过于激动,不禁落泪感伤。可是妈妈的一句话让我沉默,世界上所有的父母都是这样为孩子付出的,既然我们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就有义务对你的生命负责。心里咯噔了一下,瞬间参透了更多。我们是他们的念想,他们只是希望我能开心。一个人只要能够活着就是幸福的,活着就还可以做很多事。幸福是一种生活的能力,它需要每个人守住自己内心的那座城,别

人进不去的地方。我是幸福的。

《沉重的肉身》是一本让我如此揪心的书,我可以说我爱阅读它,可是我无法懂它。也许是人生阅历不够,也许是我还不具备那样一种哲学思辨能力。所以我只能以最浅显,最世俗的观点去理解它要表达的伦理。这个学期由于课程不多,真的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看书,看着看着就有了感触,看着看着就发现自己在成长。每一次的受伤就是让我在成熟,成熟到让自己的身体灵魂更加清透透明——经历过并懂得了人生中的污浊和破碎的清纯。这清纯成为凝重的信念:仍然相信人生中毕竟有美好的幸福和喜悦。

我想听大风呼啸过山林;我想在我累的时候能够小憩一会儿;我想收到来自各地的明信片,虽然看着陌生人对你的祝福会感觉很奇怪;我希望像三毛一样勇敢的穿行在撒哈拉,那个每想你一次,天上便飘下一颗沙,以便形成的撒哈拉,拥有深爱我,守护我,陪着我的一个男人。在这样的年龄,爱想,爱做梦,没有人会笑话我。再不想象一下,我就老了。

执笔书写属于青春的絮语,不需要太多的关注,时间到了便会一切散场。恰似刚结束的校运会,在赛场上你会是全场的英雄,结束后便没有什么人会记得你,但是你对待得起自己,至少你挥洒过汗水,至少你喧闹过一场青春。

在幻变的世界里,原来岁月是最大的小偷。

(临床医学系 金伟涛)

青春在这里等你

青春在这里等你